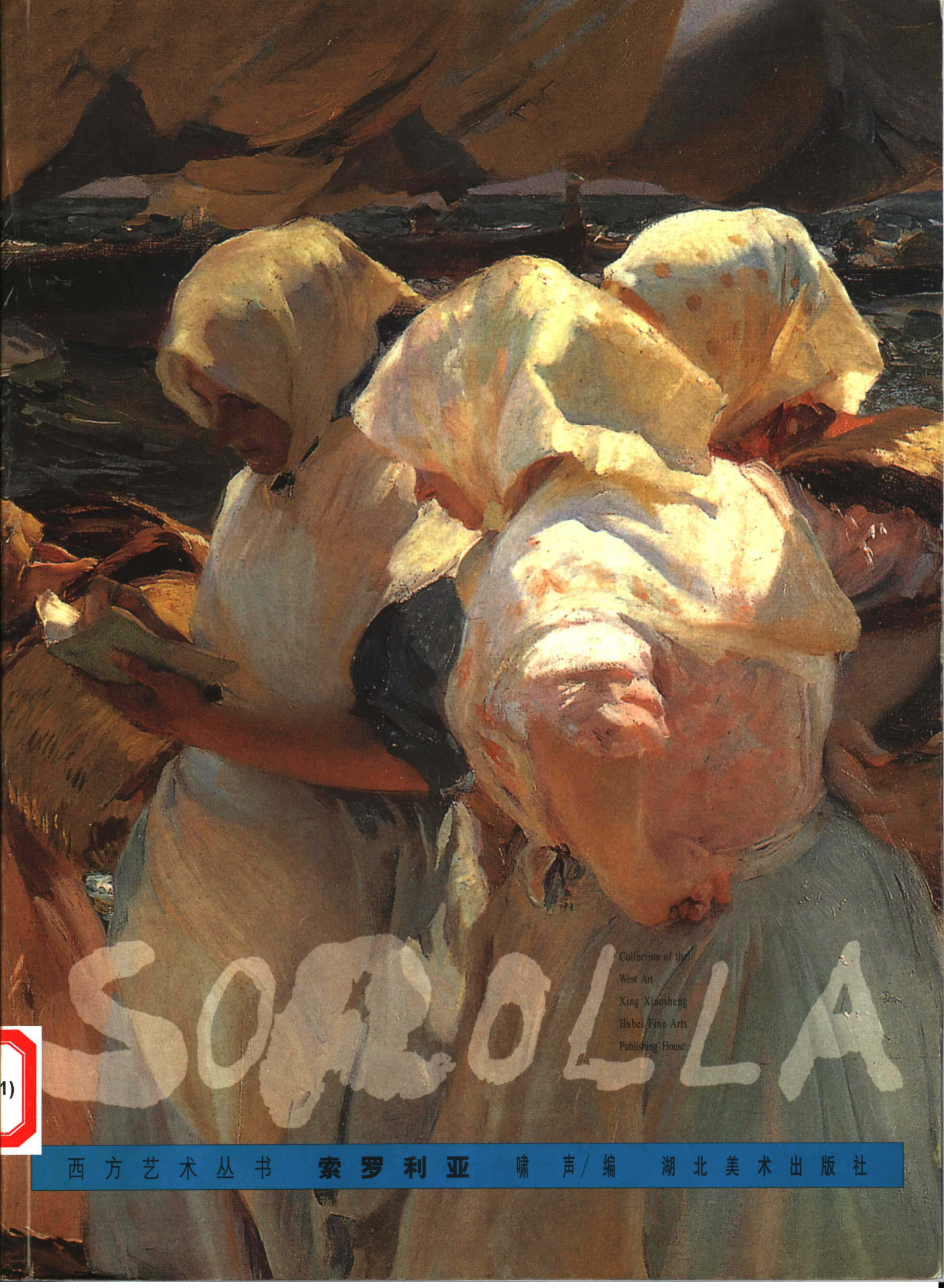




Collection of the
West Art
Xing Xiaosheng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SOROLLA



西方艺术丛书 索罗利亚 啸声/编 湖北美术出版社

502017A

西方艺术丛书

索罗利亚

啸声 / 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因无法与本书所载部分作品的著作权人取得联系,故请有关著作权人见到此书后与我社联系,我们将按我社有关标准付酬。

Once the owner of the copyright reads the book, please contact with us immediately. we will pay him or her by our standard of remuner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his or her right.

督 印	责任 校对	整体 设计	文字 编辑	责任 编辑	复 审	终 审	丛书 策划	丛书 主编
李 国 新	郭 汉 霞	肖 锐 闻	黑 鬼	柳 征	吴 国 全	刘 明	贺 飞 白	晓 地 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罗利亚 / 啸声编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0. 6

(西方艺术丛书 / 啸声主编)

ISBN 7-5394-0999-1

I. 索...

II. 邢...

III. 油画 - 作品集 - 西班牙

IV. 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9995 号

西方艺术丛书 索罗利亚 © 啸声 主编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武昌黄鹤路 75 号

邮政编码: 430077

电 话: (027)86787105

制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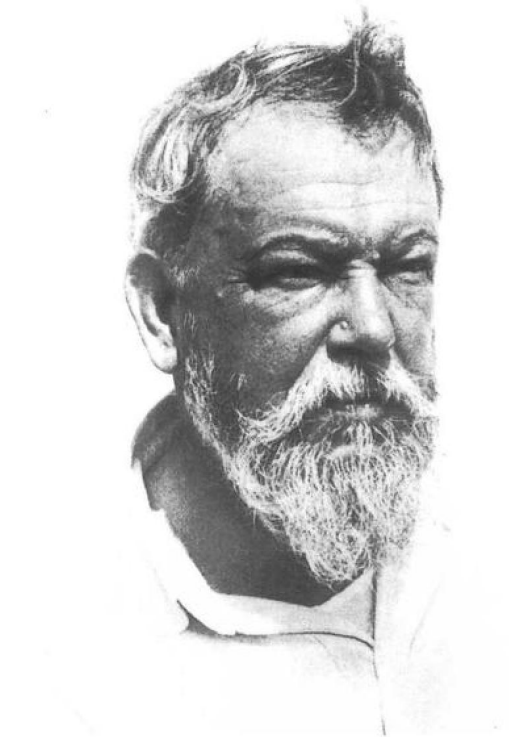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394-0999-1/J · 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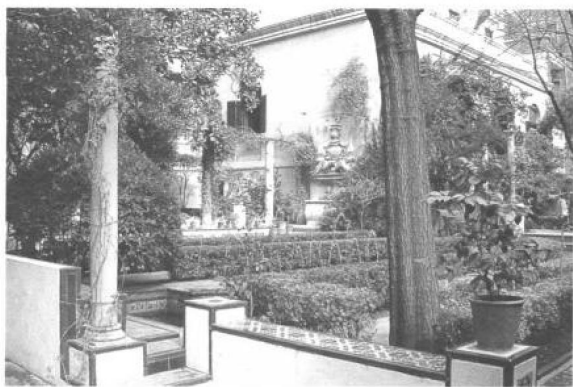
定 价: 63.00 元

阳光大海与人生的歌者 索罗利亚

啸 声



华金·索罗利亚(约1916年)



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故居)

索罗利亚博物馆大画室



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大奖的得主是：德高望重的德国画家伦巴赫(Franz Seraph von Lenbach, 1836—1904)、年富力强的瑞典画家佐恩(Anders Zorn, 1860—1920)和比佐恩小三岁的西班牙画家索罗利亚(Joaquín Sorolla y Bastida, 1863—1923)。引起最大轰动的，就是最年轻的这位。他展出的《船上吃饭》、《缝船帆》、《浴》、《悲惨的遗产》和其它作品，不但征服了巴黎公众，征服了博览会评审团，而且在不同流派的艺术大家中引起一片热情的赞美；其中就有巴黎名流争相请他画像的博尔迪尼(Giovanni Boldini, 1842—1931)，有对高更产生影响的贝尔纳(Emile Bernard, 1868—1941)，还有印象派当之无愧的旗手莫内(Claude Monet, 1840—1926)。在莫内面前，索罗利亚是个后生晚辈，在年龄上要小23岁，在艺术上又受其光与色的探索的影响，然而却能得到这位开一代新风的法国大师的由衷赞扬。当时的索罗利亚，已经颇有建树，正以华美欢快的画风步入辉煌的创作盛期。他已经做出的和将要做出的，都为我们这个世界增添了美丽和欢乐。

华金·索罗利亚-巴斯蒂达于1863年2月27日出生在西班牙的地中海滨名城巴伦西亚，但在两岁时成为孤儿，因为父母死于那年城中流行的霍乱。心地善良的姨父母收养了他和他的妹妹。索罗利亚早熟的绘画才能得到当铁匠的姨父一家的鼓励，便在上学之余到巴伦西亚工艺美术学校上夜校，向一位名叫卡耶塔诺·卡普斯的雕刻家学习素描(1876—1878)。此后，他进入巴伦西亚圣卡洛斯王家美术院附属的美术学院学习，直到1881年。1880年，他结识了一位富有并喜爱收集艺术品的摄影师安东尼奥·加西亚·佩雷斯。此人不但成为索罗利亚的保护人，而且当了他的岳父；索罗利亚于1888年娶其次女克洛蒂尔德为妻，后有二女一子(长女玛丽亚·克洛蒂尔德、长子华金和幼女埃莱娜)，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索罗利亚于1884年创作了两幅反映西班牙抗法独立战争的历史画《五月二日》和《帕列特尔高呼独立》，使他在西班牙画坛崭露头角。前一幅在当年马德里的全国美术展览荣获二等奖，后一幅为他赢得巴伦西亚省议会颁发的赴罗马奖学金。1885年索罗利亚赴意，1889年回国定居马德里。在意期间，他多次访问巴黎，对印象主义绘画及其它新潮，对法国画家巴斯蒂安-勒帕热(Jules Bastien-Lepage, 1848—1884)和德国画家门采尔(Adolf von Menzel, 1815—1905)，都很感兴趣；此外，他游历意大利各地，也回国结婚和多次参加展出。1900年他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以《悲惨的遗产》一画夺得大奖，并与佐恩结为好友。此后的10年，他时常返回故乡巴伦西亚小住，又多次赴巴黎和其它欧美城市。他的画展不但在欧洲各国而且在南



索罗利亚画索里亚老农(1912年)



索罗利亚在《卡斯蒂利亚：面包节》画前(1913年或1914年)

贩卖妇女

1895年 布面油画 195cm × 165.5cm

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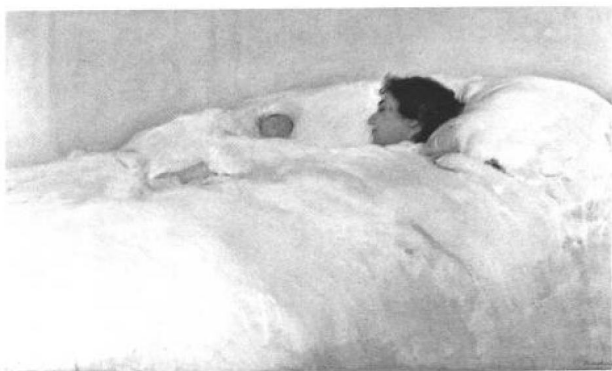


北美洲获得巨大成功，名满天下，这是索罗利亚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自1911年起，他为美国的西班牙文化学者阿彻·亨廷顿(Archer Huntington)在纽约的美洲西班牙协会图书馆绘制一组巨大的壁画(共14幅)，表现西班牙各地的风土人情。他用了9年时间，跑遍伊比利亚半岛，画了无数写生作品和小稿，终于完成任务，为世人留下西班牙的彩色形象。然而，1920年他在自家花园为人画像时突然中风。1923年8月10日，画家辞世。索罗利亚的遗孀及子女将他的全部画作和收藏捐献给国家，成立索罗利亚基金会。如今，画家在马德里的故居是保存并陈列他一生最重要作品的“索罗利亚博物馆”。

在索罗利亚的艺术道路上，存在着各种影响。最早是他的故乡巴伦西亚。这座城市自15世纪以来，便是西班牙的重要艺术中心之一：15世纪哥特艺术十分繁荣；16世纪引进意大利文艺复兴新绘画；17世纪出现里瓦尔塔(Francisco Ribalta, 1564—1628)和里韦拉(José de Ribera, 1591—1652)；18世纪中叶成立巴伦西亚圣卡洛斯王家美术学院，培养艺术人材；19世纪更是高手如云，索罗利亚同代的杰出前辈便有洛佩斯(Vicente López, 1772—1850)、穆尼奥斯·德格拉因(Antonio Muñoz Degrain, 1841—1924)和皮纳索(Ignacio Pinazo, 1849—1916)。索罗利亚在故乡打下十分坚实的基础，并对皮纳索绘画的潇洒尤其敬佩。在索罗利亚艺术成长的过程中，1881年的首次马德里之行对他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他在普拉多博物馆真正理解了委拉斯凯兹和里韦拉，特别是对委氏的光线和色彩迷恋之极。次年便专赴马德里，通过临摹多幅大师作品来领悟大师的神技。在意的四年逗留，虽然对他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但是大大增加了他的阅历。相对而言，巴黎对索罗利亚却十分重要：他不但接受印象主义绘画的成果，而且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探索，并因此与同道的佐恩结谊。所有这一切，都对索罗利亚产生过有益的作用。然而，他的灵感的源泉，毕竟是故乡巴伦西亚的生活和景物：辛劳的渔夫和渔妇、嬉水的儿童、灿烂的阳光、蔚蓝的海水……

索罗利亚一生的创作，不论从内容还是从表现上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1884—1899)称社会现实主义时期，多取历史和现实的社会题材作画，或歌颂民族爱国精神，或针砭社会痼疾流弊，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畴。这不仅是这位年轻画家个人对社会所抱的态度，而且也是19世纪晚期西班牙进步文艺界(后称“九八一代”，以概括世纪末一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在表现方法上，他相应采用传统的写实手法，虽然吸收印象主义的外光，但不采用细碎笔触去强调光的颤动效果。他的成名作《五月二日》(1884年。藏比利比亚努埃瓦-赫尔特鲁的巴拉格尔博物馆)，充分显示出他的坚实功力和早熟天才，在描绘西班牙人民反抗拿破仑入侵的传统题材上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激情。《又一个马嘉丽特》(1892年。藏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在色彩上似乎有意效法委拉斯凯兹早期的沉稳色调，以便为画中不幸女子营造忧伤的气氛，并使人联想到哥德《浮士德》中的



母亲
1895年 布面油画 125cm × 169cm
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



悲惨的遗产
1899年 布面油画 尺寸不详
巴伦西亚班卡哈收藏



自画像
1904年 布面油画 66cm × 100.5cm
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

那位命运悲惨的马嘉丽特。《都还说鱼太贵了!》(1894年。藏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和《船上吃饭》(1898年。藏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王家美术学院博物馆),反映的都是渔民的辛酸和贫困。前一幅,画船舱里两位老渔夫在悉心照料一个受伤的少年,画面处理得干净果断,恰到好处,暗调光色给人以凄凉的感觉,不愧是19世纪下半叶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杰作。后一幅的场景仍然在船上,是船帆阴影中渔夫一家正在吃着十分寒伧的午饭。此作的用色更为讲究,笔法也更加流畅,显示出画家在技法上的演进。《悲惨的遗产》(1899年。巴伦西亚班卡哈收藏)是索罗利亚最后一幅社会题材的作品,起初画家以《风流债》为题,但听从好友著名文学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建议改了过来。画中是一位穿着黑袍的修士模样的人,在照顾一大群羸弱而且有残疾的儿童,将他们带到海边,使他们也能分沾阳光和海水。这幅作品的风格正在发生着变化:从严谨的刻画转向优美的抒情。

在《悲惨的遗产》之后,索罗利亚的艺术创作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他对绘画的认识集中到一点上,即光在绘画中的主导作用。他要在自己的绘画中追求光,捕捉光,要把光的形象、光的灵魂和光给世界带来的生命和欢乐给予世人。光成为他以后创作的真正主题。巴伦西亚的艳阳和碧波在呼唤他,他在前期的求索之后从灵魂深处听到了这声呼唤,而且他想必已经从《悲惨的遗产》这样的创作中体验到沉重的社会题材与他在艺术上追求的流畅潇洒和欢快抒情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位成熟的艺术家,他已经充分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天性不在揭露黑暗而在讴歌光明一边,不在思索苦难而在追求幸福一边。他于是放开手脚,在自己以后的创作中尽情表达对故乡阳光大海、对家庭娇妻爱子、对周围亲朋好友的由衷热爱。他的画技也随之变得炉火纯青,超凡入化,形成典型的索罗利亚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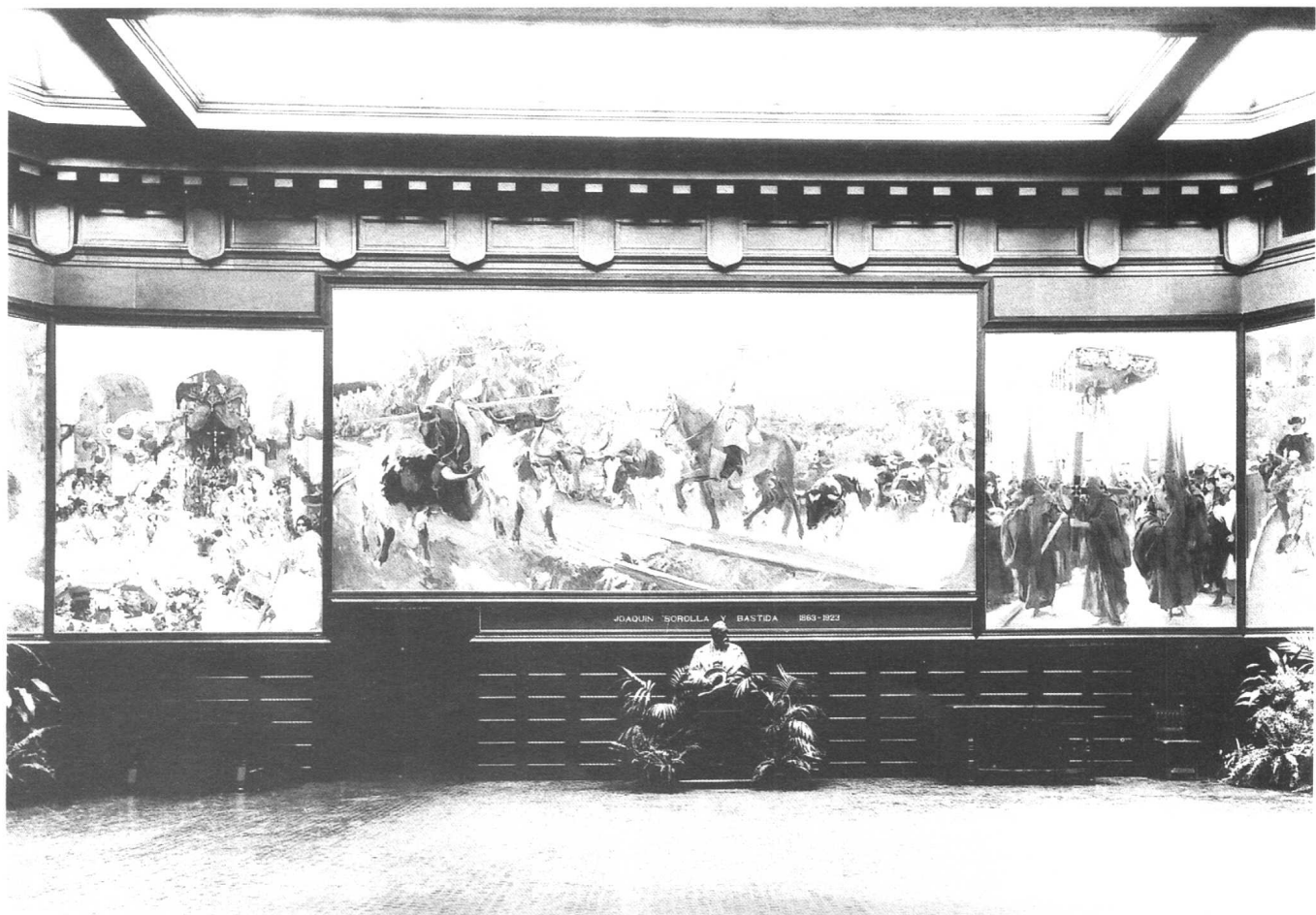
1900年以后的索罗利亚后期创作,是一种很独特的抒情自然主义绘画。画家的目光落在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美丽外观上,而他的心灵则在歌唱它所体现的光明、美好和幸福。他的色彩明亮得发光,他的笔触在翩然飞舞。在他的笔下,似乎一切都是一场酣醉,一场幸福中的酣醉,一场在令人目眩的灿烂阳光里的酣醉。在《巴伦西亚渔妇》(1903年。巴伦西亚省议会收藏)中,阳光是无可争辩的主角,照在渔妇们的白头巾上,简直刺痛了我们的眼睛。《嬉水女孩》(1905年。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一曲阳光大海之间生命与欢乐的颂歌。《海边散步》(1909年。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是索罗利亚的传世杰作之一。画中的两位女子,走在前面的是画家之妻克洛蒂尔德,右手拿着草帽;后边是画家的长女玛丽亚,左手提着张开的白阳伞。这二位白衣女子在蔚蓝的海边漫步,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这已然不仅是一幅画,而是我们所说的“光的形象”、“光的灵魂”,是“一场幸福中的酣醉”。《沙滩男孩》(1910年。藏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中阳光照在裸童们湿皮肤上的效果,产生迷人的魅力。整幅画一气呵成;欢快轻松的宽大笔触,将一切组织在优美流畅的旋律之中,大有余音绕梁之感。《午睡》(1912年。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是索罗利亚的另一件绝唱。这是富裕之家四位女



【瑞典】佐恩《索罗利亚像》
1906年 布面油画 62cm × 58cm 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



披黑披肩的克洛蒂尔德
1920年 布面油画 180cm × 120cm 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



纽约美洲西班牙协会索罗利亚厅(原图书馆大厅。1926年开幕式时拍摄)

子于午后在草地树荫休息(三睡一读)的平常景象。树影渐移而她们浑然不觉,阳光或直接或从树叶缝隙洒下,开始照到她们的脸上、手上和浅色衣服上。树荫里的草地凝聚着深沉的碧色,阳光照耀下的睡女如同梦里的彩虹:灿烂与宁谧竟合为一体。《浴后》(又称《玫瑰晨衣》。1916年。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与《午睡》那个绿色的梦相比,是明丽的玫瑰色朝霞,是一阕优美温馨的晨曲。清新的空气,轻松的心情。一切都是明亮的,连阴影也是明亮的。我们已经看不见画家的技巧,只能看到光与色融合而成的美丽形象,感觉到充满生命力的蓬勃朝气,体验到生的美好并萌生对未来的憧憬。《索罗利亚家的花园》(1920年。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是画家最后一批作品中的一幅,虽为小品,似乎信笔挥就,却浑然天成,完美无缺,堪与任何风景画名家的名作媲美,反映画家已经进入化境。可惜的是不久画家中风,永远放下了画笔。

索罗利亚的肖像作品是他一生创作的重要部分。他特别重视揭示对象气质中的高尚因素,务使画像具备高雅的品格和潇洒的风度。其画面的处理,以及干净利落的手法,确实得益于委拉斯凯兹。《画家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像》(1902年。藏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许多精彩的画家妻子像中的《穿晚礼服的克洛蒂尔德》(1911年。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许多精彩的自画像中的1904年《自画像》(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为儿子画的《画家之子华金·索罗利亚-加西亚坐像》(1917年。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等,都足以证明他在肖像画上达到的造诣。

索罗利亚后期创作的一大工程,是为纽约的美洲西班牙协会图书馆大厅作装饰。该协会主席阿彻·亨廷顿是美国著名的西班牙文化学者,又是西班牙古今艺术品的大收藏家。他对索罗利亚的绘画尤其喜爱,早在1909年已在自己的协会为索罗利亚举办大型个展。此后,亨廷顿建议索罗利亚创作一组描绘西班牙各地风土人情的壁画,装饰他的图书馆。画家慨然答应,并于1911年11月26日在巴黎与亨廷顿签约。索罗利亚极为重视这一重大任务,因为对于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说,这都是一次大展抱负的难得机会。他凭着对祖国山河与人民的挚爱,开始不辞辛劳地在全国各地奔走,一边在考察中加深理解,一边在大量的写生中孕育未来的作品。他很快形成一个完整的构思,要以14幅反映伊比利亚半岛各地不同环境中不同民族各自劳作生息的大画,形象地向美国向世界介绍西班牙。九年的艰苦创作,使他在《西班牙风情》的总题目下完成了:《卡斯蒂利亚:面包节》、《塞维利亚:圣周游行》、《阿拉贡:霍塔舞》、《纳瓦拉:龙卡尔市政府成员》、《吉普斯夸:掷球击柱》、《安达卢西亚:赶牛回圈》、《塞维利亚:五月十字架节舞蹈》、《塞维利亚:斗牛士》、《加利西亚:朝圣节》、《加泰罗尼亚:鱼》、《巴伦西亚:一马双跨》、《埃斯特雷马杜拉:集市》、《埃尔切(阿利坎特):椰枣树》和《阿亚蒙特(韦尔瓦)捕金枪鱼》。这些作品的高度在三米半上下;最大的是《卡斯蒂利亚:面包节》,其长度几乎是

14米。这是一组庄严而又华丽、欢乐而又光辉的现代西班牙史诗。它没有用批判的眼光去反映那个令人痛心并呼唤改革的“黑色西班牙”,而是从积极的角度和历史的观点表现伊比利亚半岛人民的勤劳和乐观,山峦田野江河大海的无限风光和风土人情之中那个难解难分的西班牙情结。这里有种地农民欢庆丰收的灿烂金光,有放牛牧人落日牧归的宁谧祥和,也有打鱼渔夫满载归来的闪闪银辉……这里有宗教游行的肃穆与虔诚,有斗牛场上的壮观与热情,也有节日庆典的歌舞与狂欢……这里有阿拉贡高山的岚气,有加泰罗尼亚大海的涛声,也有巴伦西亚柑桔的清香……我们看到《卡斯蒂利亚:面包节》的气势宏伟和内涵庄严,《塞维利亚:五月十字架节舞蹈》的如花似锦和如痴如醉,《加利西亚:朝圣节》的风笛悠扬和乡情浓郁,《巴伦西亚:一马双跨》的美景良辰和丰饶幸福,《阿亚蒙特(韦尔瓦)捕金枪鱼》的光辉灿烂和气象万千。尤其是《捕金枪鱼》这一幅,既是《西班牙风情》的压卷之作,又是索罗利亚的神来之笔,是那种任何艺术家毕生难得的完美无缺的大作品。

索罗利亚华美欢快的绘画为他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认为是毕加索之前足以代表世纪之交西班牙绘画的最高成就。但是,由于他放弃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也颇受当时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责难,以为他的绘画变得肤浅,过多反映中产阶级的情趣和追求。这类批评,自然不无道理,但也有失偏颇。其实,大至天地宇宙和社会人类,小至艺术家和艺术品,原本多种多样,看待事物的观点和表现事物的方式,更是难求一律。抨击社会黑暗以求人类进步,无疑是正确的;歌颂世间美好以坚定生活信心,也同样十分必要。索罗利亚并非社会改革家,并非未来设计者,他确实多多少少局限于自己的中产阶层生活,满足于自己的幸福家庭。他不可避免地带着中产者的眼光,他笔下的一切,多少透露出他们的知足甚至得意。然而,倘若我们从更加开阔的时空背景上来考察索罗利亚的艺术,便会更加公正地认识到,热爱自然,热爱故乡的阳光和大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真情流露而化为发光的画面,给世人以美的享受和幸福的陶醉,进而鼓励世人去憧憬,去奋斗,非但称不上“肤浅”,反而更契合生命的真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索罗利亚绘画中的阳光和大海必将属于全人类。我们会高兴地看到我们或我们后代的妻女在阳光灿烂的海边漫步,她们洁白的衣裙被海风吹拂,飘然若仙;我们会高兴地看到我们或我们后代的孩子,男孩和女孩,在沙滩纵情嬉戏,他们赤裸的皮肤在阳光和大海的沐浴下油亮发光,他们在幸福中健康成长……一位艺术家——我们说的是索罗利亚——通过他精妙绝伦的技艺,向我们歌唱太阳的光明,大海的蔚蓝,人生的美好,他毫无疑问获得罕见的成功,他的名字必将与他的杰作一起传诸永世。



加西亚·德尔·卡斯蒂略家两姐妹佩皮塔与阿尼塔

1884年 布面油画 53cm × 73cm

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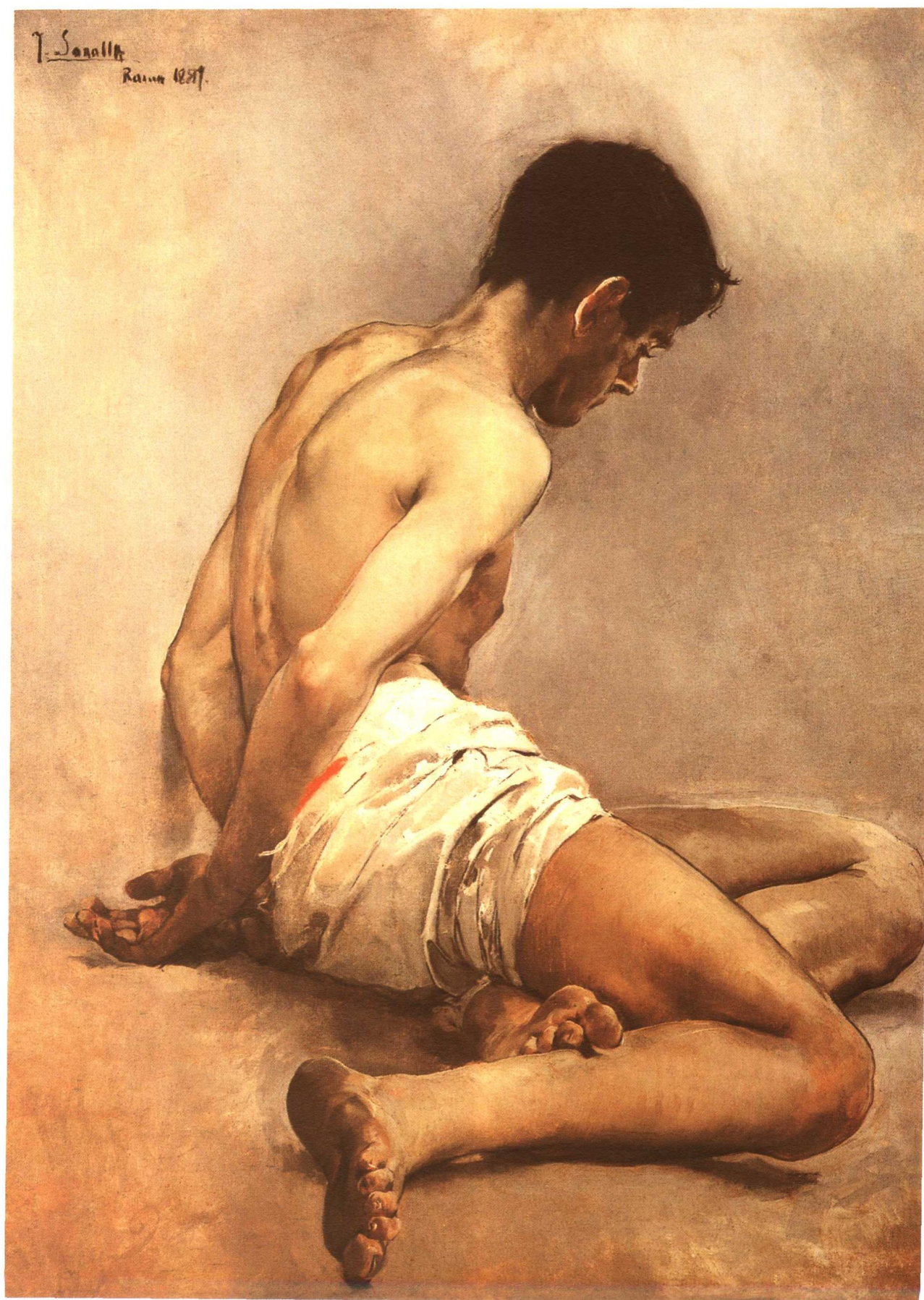




五月二日
1848年 布面油画 400cm × 580cm
藏比亚努埃瓦-赫尔特鲁的巴拉格尔博物馆







人体写生

1887年 布面油画 100.7cm × 74.7cm

藏巴伦西亚美术博物馆



克洛蒂尔德

1890年 布面油画 124.5cm × 97.5cm

藏马德里索罗利亚博物馆



卖瓜人

1890年 布面油画 52.3cm × 78.5cm

卢加诺卡门·蒂森-博尔内米萨收藏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像

1894年 布面油画 72cm × 99cm

藏大加那利岛卡维尔多的佩雷斯·加尔多斯故居博物馆